



人权理事会
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
第二届会议
2008年5月5日至16日，日内瓦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1 号决议
附件第 15(C)段编写的材料概述

巴基斯坦 *

本报告为 21 个利益攸关方为普遍定期审议所提供材料¹的概述。报告采用的是人权理事会通过的一般准则的结构。其中不含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的任何意见、看法或建议，亦不含对具体主张的任何判断或评定。所载资料均在尾注中一一注明出处，对原文尽可能不作改动。某些具体问题如资料不全或重点不突出，可能是由于利益攸关方未提供有关材料。凡所收到的材料，均可在人权高专办的网站上查阅全文。第一轮审议周期为四年，本报告所载资料主要涉及 2004 年 1 月 1 日之后的情况。

* 本文件在送交联合国翻译部门前未经编辑。

一、背景和框架

A. 国际义务范围

1. 亚洲人权中心指出，尽管巴基斯坦在选举前向理事会承诺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禁止酷刑公约》，但是至今没有履行这一承诺。另外，国际法不能在巴基斯坦自动生效，政府并没有使国家法律符合所批准的条约。²

B. 宪法和法律框架

2. 国际人权联合会报告说，穆沙拉夫将军于 2007 年 11 月 3 日根据反恐法律宣布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持续到 2007 年 12 月 15 日。³ 大赦国际指出，《宪法》中止生效，由授权总统修正《宪法》的《临时宪法令》取代。《临时宪法令》中止了基本人权，包括下述权利：生命或自由权，享有公平审判权(包括人身保护，行动自由权，和平集会权，结社和建立工会权，言论自由权以及法律面前平等权。大赦国际指出，总统对《宪法》作出数起修正，使紧急状态期间采取的立法、行政和其他行动即使在解除紧急状态之后也免受司法复审。⁴

C. 体制和人权结构

3. 八个非政府组织提交的联合报告(“《联合报告一》”)指出，巴基斯坦没有根据《巴黎原则》设立的国家人权机构。⁵ 大赦国际回顾到，政府在 2006 年初宣布打算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人权委员会，并且于 2006 年 4 月在巴基斯坦申请人权理事会成员席位时重申了这一承诺。但是目前尚未采取措施落实。⁶

二、实际增进和保护人权的情况

A. 与人权机制的合作

4. 国际人权联合会指出巴基斯坦没有与联合国特别程序合作。七名特别程序在收到巴基斯坦不断发生侵犯人权行为的指控后请求访问。但自 1999 年以来都没

有获得允许。另外如国际人权联合会指出的，巴基斯坦很少(即使部分地)答复指控信。⁷ 英联邦人权倡议组织指出，巴基斯坦将联合国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软禁了大约两周。⁸ 《联合报告一》建议政府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开展一个真相调查访问，以评估人权状况和提出建议。⁹

B. 履行国际义务的情况

1. 平等和不歧视

5. 人权观察指出，2006年12月通过的《妇女保护法》将强奸列入巴基斯坦《刑法》。这取消了以前要求有四名男性证实一名妇女强奸申诉的规定，并允许根据法医和情节证据而定罪。尽管这一条款具有积极意义，但《妇女保护法》在许多方面不符合巴基斯坦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所承担的义务。修正案没有处理胡度法的基本问题，比如对自愿婚外性关系定罪的条款，并且不承认婚内强奸。¹⁰

6. 大赦国际指出，2006年11月修正了通奸法(该法规定男女发生自愿婚外性关系则犯有通奸罪)。修正案规定，如果一名妇女控告被强奸，即使不能证实，也禁止指控其私通。大赦国际指出，妇女地位国家法律委员会和妇女权利组织已经呼吁废除通奸法；该法具有歧视性，并鼓励侵权行为。经修正的法律继续将异性之间的自愿婚外性关系定为犯罪，并对被定罪者施加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处罚。在法律修正之前，警方经常逮捕那些自己择偶结婚并因此被亲属视为非法结婚(然后指责其私通)的人。¹¹

7. 人权观察指出，巴基斯坦没有关于家庭暴力的专门立法，没有废除具有压迫性的胡度法。人权观察指出，1979年颁布的这项法律导致数千妇女以“名誉”罪被拘押，并使大多数性侵犯的受害者不能够通过刑法制度获得补偿：认为他们有非法的性关系，而不是非法暴力的受害者。¹² 无代表国家和人民组织还指出，监狱中大约70%的妇女等待着有关通奸的胡度罪审判。尽管根据该法审判的大多数妇女无罪获释，但通奸的污名造成名誉伤害，通常毁掉她们的一生，并导致维护名誉的杀害。¹³ 国际人权联合会补充说，妇女在法庭上必须遭受远低于男人的待遇，因为她们必须面临巨大的文化歧视。对妇女的文化歧视是“名誉杀害”的

一个动因；法官似乎通常对谋杀者采取宽容的态度，特别是当其来自于女方家庭。¹⁴

8. 三家非政府组织提交的联合报告(“《联合报告二》”)说，尽管巴基斯坦《宪法》总体上禁止歧视，但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坚定行动以使在册种姓摆脱目前的落后处境。巴基斯坦的在册种姓是种姓、世系和职业歧视的受害者，并且处于双重的不利地位：他们既是印度教徒(穆斯林国家中的少数群体)，也是“低级种姓”。他们在社会上和人身上被排除在主流之外，被迫隔离居住，没有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利。除了被视为“不可接触者”和受到公开羞辱外，在册种姓居住在隔离的区域，分用陶器，不能够与高等种姓坐在一起。《联合报告二》指出，巴基斯坦妇女极易受到歧视和社会排斥。¹⁵

2. 生命权、人身自由和安全权

9. 国际人权联合会指出，尽管独立时只有两项死刑罪，但在起草本报告时有 27 项不同的死刑罪，包括渎神、公共场所剥下妇女衣服和破坏铁路。国际人权联合会指出，这超过了国际法上允许实施死刑的“最严重罪行”表述的范围。¹⁶ 大赦国际指出，目前有 7,500 人被判处死刑，大多数是谋杀犯。每年有数百人被判处死刑，2007 年至少处死 100 人。¹⁷ 国际人权联合会还指出，鉴于法律本身、司法制度和警察部门的严重缺陷、长期腐败以及损害妇女和宗教少数群体的文化，巴基斯坦的死刑具有歧视性和不公性，滥用司法的可能性极大。¹⁸ 大赦国际指出，政府应当加入全球范围废除死刑的努力，包括宣布立即暂停所有死刑，以最后废除死刑。¹⁹

10. 亚洲人权中心指出，保安部队对一贯和广泛的人权侵犯行为负有责任；这包括大规模的非法定任意逮捕、强迫失踪、法外处决、非法拘押和酷刑，并且实施这些侵犯行为有罪不罚。²⁰ 挪威难民理事会国际流离失所监督中心指出，在俾路支斯坦，军方和准军事部队的攻击没有确切或准确的定向；在 Dera Bugti 和 Kohlu 这两个受攻击最重的地区造成了许多平民伤亡。挪威难民理事会国际流离失所监督中心指出，有人指控俾路支斯坦的保安部门和情报部门恫吓、任意逮捕、实施酷刑、造成失踪和法外处死平民。挪威难民理事会国际流离失所监督中心还指出，也有人指控反叛者实施酷刑、故意杀害平民和胡乱攻击。特别是反叛者使

用地雷，已经导致很多伤亡。2007年10月，在瓦济里斯坦北部 Misali 地区一周的激烈战斗中，8万人被迫逃离家园。军方轰炸那些他们怀疑藏有反叛分子的村庄，导致许多平民伤亡。住房和商店遭到破坏。挪威难民理事会国际流离失所监督中心指出，巴基斯坦军方最近在瓦济里斯坦的战斗中使用战斗机，对平民有着特别的影响。²¹

11. 亚洲法律资源中心指出，自从军政府于1999年掌权后，强迫失踪案急剧增加，在2001年9月11日事件之后甚至更为严重。²² 国际人权联合会指出，失踪者的类型表明这一非法行为是有系统性的，得到了联邦和省政府的支持。国际人权联合会指出，巴基斯坦人权委员会有记载的受害者通常被便衣人员绑架；怀疑这些人是情报机构成员。被释放的一些人声称他们遭受酷刑和威胁，让他们保持沉默。²³

12. 《联合报告一》指出，2007年后期在最高法院敦促找寻失踪者后，特务部门继续非法逮捕个人。2007年11月伴随着宣布紧急状态而对法官清洗后，最高法院干脆停止了审理关于强迫失踪的申诉。²⁴ 大赦国际指出，数百人的命运和下落依然不明。申诉案件的亲属受到骚扰和恫吓。²⁵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建议巴基斯坦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保护所有人免受强迫失踪国际公约》。这两者都有助于澄清巴基斯坦关于这一问题的法律责任，尽管《世界人权宣言》没有提到任意拘押，但国际习惯法绝对禁止强迫失踪。²⁶

13. 亚洲法律资源中心指出，巴基斯坦广泛存在酷刑，即使因普通犯罪而被拘禁者也很可能遭受酷刑。可以认为，在巴基斯坦反恐活动中，酷刑是主要手段。²⁷ 亚洲法律资源中心指出，2007年期间，主要由于全国示威期间实施的大规模任意逮捕，对在押者实施酷刑的情况再一次加剧；律师和记者等专业人员也遭受警方和军方情报机构的酷刑。²⁸ 大赦国际建议巴基斯坦必须终止所有酷刑和其他虐待，根据国际公平审判标准将犯罪者绳之以法。²⁹

14. 人权观察指出，侵犯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包括家庭暴力、强奸、“名誉杀害”、酸化学品袭击和强迫婚姻，依然是巴基斯坦的严重问题。很难获得性别暴力案的准确数字，但是估计50-90%的妇女经历了某种形式的暴力。³⁰ 人权观察指出，巴基斯坦内务部称，自2001年以来，有4,100多起“名誉杀害”。³¹

15. 大赦国际注意到，如果有四名穆斯林成年男人作证或被指控者认供犯有婚外性关系，则施加 100 鞭处罚。大赦国际指出，对于伪控婚外性关系或者饮酒，鞭笞也是最高的刑罚；对于盗窃或抢劫，截肢是最高的伊斯兰教惩罚；这也可以根据“血债血偿”原则而惩罚身体伤害行为。大赦国际指出，所有这些肉体惩罚都构成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惩罚，是国际人权法所禁止的。³² 终止对儿童的一切体罚全球倡议指出，2006 年 5 月通过的国家儿童政策承认儿童有不受体罚的权利(第 9 条)，在 2006 年 7 月的南亚论坛会议上，政府承诺禁止所有情况下包括家中的体罚。终止对儿童的一切体罚全球倡议指出，《保护儿童法》草案(2005 年) 在 2007 年 6 月规定了禁止体罚，已经提交给内阁，目前正由负责实施战略的委员会审查。³³

16. 大赦国际报告说，巴基斯坦广泛存在任意拘押，通常是根据权势者的指示而处罚和恫吓人民。巴基斯坦根据《边界犯罪条例》的集体责任条款而在部落区域拘押了数量不明的个人。该条例允许拘押嫌疑人亲属长达三年。大赦国际指出，据认为，这被广泛用于惩罚据称协助或与恐怖嫌疑犯合作的部落居民。在示威期间经常实施大规模逮捕。³⁴ 亚洲人权中心指出，在 2007 年 11 月宣布紧急状态以后，数百反对党领袖和活动家被捕或软禁。在俾路支斯坦，俾路支人民主义领导人等遭到任意逮捕和拘押。许多人已经失踪。³⁵

17. 大赦国际还指出，政府反对派遭受预防性拘押，有的是根据措词模糊的 1960 年《维护公共秩序法》。该法允许不经审判而对不同的犯罪嫌疑人拘押不超过 6 个月，“以防止任何人从事危害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的活动”。³⁶ 《联合报告一》指出，数千人(包括政治工作者和人权维护者)在无正式指控和不必证明有任何违法行为下遭到预防性拘押；在某些情况下，不向主管法院提出充足的拘押原因而延长拘押。³⁷ 人权观察建议政府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立即访问该组织要求访问的所有在押者，以公认的罪名指控在押者并及时将他们带上符合国际公平审判标准的法庭审判，否则释放他们；允许在押者获得律师和与家人通信。³⁸ 亚洲人权中心说监狱条件非常恶劣。巴基斯坦的大多数监狱过于拥挤。大多数囚犯是预审在押者。它指出，在 2006 年 4 月，内务部称在全国 90 个监狱中有大约 90,258 名囚犯，而规定的容纳能力是 41,365 名囚犯，导致 2006 年 3 月的拥挤程度超过 118%。少年罪犯通常与成年人一起拘押，使他们面临受侵犯的高度风险。³⁹

18. 无代表国家和人民组织报告说，整个巴基斯坦债役工的数量已经达到 180 万人。⁴⁰ 国际反奴役组织指出，劳工部最近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开展的关于确定九个工业中劳役工数量的快速评估研究发现，有人使用预付工资的做法以吸引工人和保持一个雇主可随时使用的廉价和稳定的劳工供应。许多工人不能够偿还增长的债务。造成这种增长的是工资低、利率高、其他商品或服务费用的恶性膨胀、工资支付拖延、或需要进一步贷款满足紧急开支或每日生活需要，然而，债役工除非还清债务，否则不能离开雇主，因此通常许多年被迫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下为微薄的或不存在的工资而工作。国际反奴役组织指出，试图挑战自己处境的工人受到恫吓、威胁、人身侵犯和行动自由的限制。⁴¹

3. 司法和法治

19. 亚洲人权中心指出，有罪不罚现象是巴基斯坦人权状况下滑的主要原因，并造成了更多的不稳定情况。亚洲人权中心指出，巴基斯坦政府对保安部门的侵权行为予以绝对的有罪不罚，这些行为包括法外处死、违法拘押、酷刑和强迫失踪。2007 年 9 月 4 日，由伊夫提哈尔·穆罕默德·乔杜里大法官为首的最高法院的一个分庭命令政府释放所有失踪人员，指出有明确理由相信他们处在情报机构的拘押中。亚洲人权中心还注意到，2007 年 9 月 21 日，副总检察长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报告，据称在 416 名失踪者中已经找到 145 人，已经采取措施寻找其他人。尚未采取行动建立问责制以惩罚那些被证明有罪者。后来对司法机构的侵犯加强了有罪不罚的现象。⁴² 另外，大赦国际指出，法律上保护血债血偿行为与偿命钱行为的有罪不罚现象，使得大多数犯罪者逍遥法外。⁴³

20. 《联合报告一》报告说，司法机构仍然受到人身侵犯或行政方面的干涉。⁴⁴ 亚洲法律资源中心解释说，这些侵犯部分是法院日益面临来自于军政府和军方在任意逮捕、酷刑和失踪问题上的压力。⁴⁵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表示关切巴基斯坦军事和平民政权自 2007 年 3 月以来对法治和法院独立性的侵犯，包括穆沙拉夫总统于 2007 年 3 月中止最高法院院长 Iftikhar Muhammad Chaudhry 的职务，以及接着撤销和逮捕大部分最高法院法官。⁴⁶ 大赦国际补充说，根据 2007 年 11 月的紧急状态，未对非法取代《宪法》的命令宣誓的法官，被非法解职。大赦国际说，法官实际上处于软禁，不能接触家人和律师，尽管没有起诉他们。其他人以

据称违反《刑事诉讼法》第 144 节的罪名被拘押。该节禁止不经警方批准而四人以上在公共场所集会。这侵犯了他们的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权。⁴⁷ 英联邦人权倡议组织指出，行政当局接着挑选了一些可能保证法院屈服于行政当局的法官。⁴⁸ 亚洲法律资源中心补充说，3,500 多名律师被捕，许多律师包括退休法官和律师协会负责人在拘押中遭受酷刑。⁴⁹ 大赦国际呼吁政府充分保障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它是人权保护的一个基本防线。应当建立程序方面的保证，包括任命和解除法官的严格规则，包括通过宪法修正和其他立法。大赦国际要求恢复那些在最近的紧急状态过程中被违宪解除职务的法官。⁵⁰ 人权第一组织呼吁政府采取所有必要措施恢复司法机构作为一个拥有审查行政当局行为的权力的独立部门。⁵¹

21. 大赦国际指出，国家一贯未尽职防止和起诉那些非国家行为者的暴力侵犯妇女行为。另外，因为国家不预防和起诉这类侵犯行为，实际上仍然不限制家庭暴力，包括谋杀、伤残、强奸和有害的传统习俗。⁵² 如大赦国际所报告的，法院已经对 *swara*(提供女童和妇女以了结争端或偿命)案件采取行动。2005 年的《刑法》修正案使这一行为可被判处长达十年的徒刑，但是其范围限于在谋杀案中作赔偿交易。大赦国际说这种行为依然存在。很少提起刑事诉讼，特别是如果涉及有权势的个人。⁵³ 人权观察建议政府采取对男女证词给予同样份量的证据规则；在所有情况下都禁止采用血债血偿和偿命钱的惯例允许亲属“原谅”所谓“名誉杀害”的谋杀者。⁵⁴

22. 亚洲人权中心指出，对 1952 年《军队法》的修正案授权军事法庭审判被指控为恐怖主义、反国家活动、煽动、袭击军事人员和总统的平民。⁵⁵ 人权观察指出，这些军事法庭不对公众开放，由军官开展调查，没有证据标准和刑事诉讼程序。人权观察说，该法效力回溯到 2003 年 1 月，实际上允许军方有罪不罚地拘押和“使人消失”，允许军方拘押反对者。⁵⁶

23. 大赦国际指出，在巴基斯坦指定的部落地区，政府任命的政治代理人同时拥有行政和司法权力，审判居民，在非正规审判后实施拘押、罚款或毁坏房屋。缺少大部分的公平审判保证；适用集体责任原则，因单独成员的犯罪而惩罚家族或社区。⁵⁷ 大赦国际还指出，当局没有限制非正式团体(比如 *jirgas* 或 *panchayats*)非法行使司法职能。这些团体采用不公正和隐蔽的程序以及残忍的惩罚，特别歧视妇女。尽管 2004 年 4 月信德省高等法院宣布这些团体非法，但是它

们继续享有官方庇护。⁵⁸ 国际人权联合会解释说，所谓部落审判(用当地 jirgas 的称呼)通常非法处死被告。媒体关于部落地区公开处死的报道似乎日益增加。缺少辩护和上诉的司法保证，再加上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特别是关于“名誉”)，使得这类处死非常不公。⁵⁹

24. 大赦国际指出，当地和外国的塔利班支持者已经巩固了他们在部落地区以及邻近省的据点，包括西北边境省的 Swat。大赦国际补充说，他们设立了一个准司法制度，根据他们对伊斯兰法的解释而进行“审判”、“定罪”和“惩处”。大赦国际指出，一些人由于“非伊斯兰”行为被公开非法杀害；其他人因为据称与政府或保安部门合作而被杀害。⁶⁰

4. 隐私权、婚姻权和家庭生活权

25. 国际男女同性恋者协会在与三个非政府组织联合提交的报告中说，巴基斯坦继续对成年人之间自愿的性行为实施刑事惩罚。《刑法》第 377 节规定：“凡自愿与任何男人、女人或动物从事违反自然的性交，判处无期徒刑，或者 2 年以上、10 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也可能被罚款。”⁶¹

6. 宗教和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平集会自由， 以及公共和政治生活参与权利

26. 贝克特宗教自由基金会指出，尽管《巴基斯坦宪法》保障非穆斯林的宗教自由，但法律上向穆斯林公民提供的优越待遇对于享有宗教自由的人权是一个主要障碍。⁶² 宗教和公共政策学会也指出普遍存在侵犯宗教自由的现象。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和对抗的宗教和族裔群体暴力行为和歧视经常使该国的什叶教、基督教、阿马迪教、印度教和锡克教居民受到伤害。⁶³ 基督教世界联合会指出，2007 年，某些社区的基督教徒收到了威胁信，命令他们皈依伊斯兰教或去死。⁶⁴ 贝克特宗教自由基金会指出，《巴基斯坦宪法》的第二修正案正式宣布阿马迪宗教非法。警方不断逮捕阿马迪教徒，指控他们渎神或“假冒穆斯林”。⁶⁵ 大赦国际指出，模糊界定的渎神法被不断滥用于迫害少数宗教群体成员，禁止他们祈祷或布道。大赦国际指出，巴基斯坦继续根据渎神法判处死刑，对污辱穆罕默德先

知名字的人予以刑事定罪。⁶⁶ 基督教世界联合会指出，为被控渎神者辩护的律师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死亡威胁和人身侵犯⁶⁷，并敦促政府废除渎神法。⁶⁸

27. 亚洲人权中心指出，记者工作不断受到来自保安部队和好战分子攻击的威胁。亚洲人权中心说：媒体办公室受到攻击，被保安部队置于监视之下；记者经常遭受酷刑，绑架、非法拘押、殴打以及国家、反叛分子和暴力反对政党的死亡威胁。⁶⁹ 人权观察指出，记者被警告说，如果他们对逮捕或警察搜查录像，将本身受到逮捕和拘押。没有保安部队因为任何该组织记载的侵犯记者行为受到法律制裁。⁷⁰ 人权观察建议政府调查和起诉任何侵犯媒体成员的政府官员。⁷¹

28. 亚洲人权中心指出，关于《巴基斯坦电子媒体管理权威》的修正案，严厉限制了媒体。印刷媒体一直受到事先审查，已经限制了电子媒体讨论紧急状态，许多媒体社受到攻击，设备被没收了。⁷² 国际人权联合会说，警方、军方和情报部门采用严厉手段恫吓那些被视为走得“太远”的记者；通令说禁止所有记者报告部落地区的情况。⁷³

29. 大赦国际指出，保安部队在示威过程中通常使用不必要或过分的武力对付和平示威者。警察主要是便衣警察用棍棒殴打 2007 年示威参加者(包括律师、记者和其他民间社会成员)，使他们受到伤害。大赦国际指出，最高法院 2007 年 10 月裁定，为控制人群而使用便衣警察是非法的。⁷⁴ 亚洲人权中心指出，巴基斯坦的人权维护者在非常敌对的环境下工作，经常受到国家、反叛分子和暴力政治反对派的威胁和暴力侵害。⁷⁵

30. 宗教和公共政策学会指出，2002 年采纳的联合选举制度允许非穆斯林在其登记的宗教身份之外投票。然而，为了参加全国选举，人们仍然必须宣布自己的宗教。根据宗教设定分别的投票名单为种族歧视创造了一个方便机会，严重损害了自由和公平选举程序。⁷⁶ 亚洲人权中心指出，2007 年 7 月，全巴基斯坦少数民族联盟声称，20%的非穆斯林投票者被排除在新的投票名单外。在西北边界省，大约 18%的少数群体合法投票者被排除于新的投票名单外。⁷⁷

7. 工作权和公正良好工作条件权利

31. 国际反奴役组织指出，巴基斯坦劳工市场中普遍有债役工，劳工权利侵犯现象普遍。记件工资不提供带薪休假或病假，从而助长和加重了债务。快速评

估小组发现，存在着普遍违反最低工资法和不同的其他劳工法的现象。国际反奴役组织呼吁在巴基斯坦各省监督和充分落实这些法律。⁷⁸

8. 受教育权

32. 《联合报告一》指出，几乎三分之一居民是文盲，2007年至2008年只有2.42%的预算用于公共教育。《联合报告一》指出，由于女孩受教育机会不平等和教育材料方面的性别歧视，男女之间文盲率差距很大。⁷⁹

9. 少数群体和土著居民

33. 大赦国际指出，由于警察不能预防或调查，所以每年都有少数信仰群体的人被杀。少数群体妇女成为剥削、污辱和性侵犯的方便猎物，经常遭受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行为。⁸⁰ 亚洲人权中心报告说，少数群体被系统地剥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家强制夺取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包括祈祷场所。亚洲人权中心补充说，宗教少数群体面临国家系统的歧视和压迫。许多少数群体成员由于其信仰而被绑架和谋杀。经常有可信的关于强迫皈依的报告。⁸¹ 无代表国家和人民组织指出自巴基斯坦建立以来的五十年中，信德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遭受许多苦难。三分之一以上信德人(特别是印度教徒)流离失所，并且作为强迫债役工而面临这类人权侵犯。无代表国家和人民组织指出，非穆斯林，比如信德苏非派和印度教徒成为巴基斯坦异端法的对象，印度教徒特别受到歧视，成为债役工和失踪者。信德语言和文化受到压制，以便利乌尔都语和伊斯兰文化。⁸²

10. 国内流离失所者

34. 挪威难民理事会国际流离失所监督中心指出，巴基斯坦至少有84,000名国内流离失所者。国内流离失所者的人数很可能更高；但是因为只有少数非军事人员可以进入冲突影响地带，比如俾路支斯坦和Waziristan地区以及西北边境省，所以不可能确定流离失所者的数量和需求。⁸³ 挪威难民理事会国际流离失所监督中心指出，2007年10月，在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的Swat山谷爆发了武装冲突。冲突是政府军与企图控制该地区的亲塔利班战士之间的激烈对抗。战斗期间，

1000 多个房屋被损坏或销毁，至少 400 个平民伤亡。挪威难民理事会国际流离失所监督中心报告说，据估计，该谷地 150 万人中有 60% 逃离。⁸⁴

35. 挪威难民理事会国际流离失所监督中心补充说，巴基斯坦军方情报机构禁止国内流离失所者居住的俾路支斯坦地区当地人帮助流离失所者，也不允许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进入俾路支斯坦。在外国外交官和捐助机构的压力下，政府最后允许联合国在 2006 年 12 月向俾路支国内流离失所者提供一个百万美元的援助套案，然而几天后突然撤回了许可。⁸⁵ 挪威难民理事会国际流离失所监督中心建议政府向公民发出适当警告，让他们在军事行动开始前离开冲突区域；防止军队不加区别地轰炸村庄；适当保护国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免受反叛分子威胁；确保所有国内流离失所者享有住处、食物、水、教育、医疗和生计出路。⁸⁶

11. 人权与反恐

36. 大赦国际报告说，数千被怀疑与恐怖集团有联系者遭到任意逮捕。他们许多人成为强迫失踪的受害者。关于国内拘押的保证措施经常受到忽略；无逮捕证而逮捕他们，不经援引任何法律而拘押，拘押在秘密场所，不允许接触律师、家人和法庭，经常受到酷刑和其他虐待。⁸⁷ 大赦国际指出，政府利用使恐怖主义嫌疑犯强迫失踪的办法来对付俾路支民族主义者、信德人活动家，记者和其他人。⁸⁸ 人权观察还指出，虽然巴基斯坦当局已经提供数字表明自 2001 年来逮捕了 1000 多名恐怖主义嫌疑犯，但仅有一少部分通过法律审理。在实施紧急状态前，最高法院向政府施加压力，公开声明其有可靠证据表明巴基斯坦情报当局拘押恐怖嫌疑犯和其他反对派，并且在整个 2007 年不断敦促政府当局释放这些个人或者通过法律制度处理。人权观察指出，在最高法院的压力下，成批的“失踪者”获释或受指控，某些外国或双重国籍者被遣返回原籍国。在押者遭受酷刑和虐待依然是一个严重关切。⁸⁹ 亚洲法律资源中心指出，向外国当局提交了数百名嫌疑犯，违反了 1972 年《引渡法》。该法为引渡嫌疑犯规定了详细的程序，包括法官调查。⁹⁰

37. 大赦国际指出，因为简捷审判程序削弱了《巴基斯坦刑事诉讼法》和《证据法》规定的公平审判保障以及国际人权法和标准，所以根据 1997 年《反恐法》设立的特别法庭审理受控恐怖分子时通常不能提供公平审判。⁹¹ 国际法学家

委员会指出，在非恐怖主义相关案件(比如那些涉及和平反对政府的案件)中越来越多地利用反恐法庭。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还指出，通过加上禁止“作出导致公众不安的言论”这类活动的模糊措词，已经改变了《军队法》和《反国家活动法》这类法律(其初衷是打击恐怖主义)的适用。⁹²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呼吁政府撤销任何根据《反恐法》对和平示威者的指控，只对真正的恐怖嫌疑犯使用特别反恐法律程序，并且不对和平政治反抗行为使用反恐措施来镇压示威或不同政见。⁹³

三、成绩、最佳做法、挑战和制约因素

38. 宗教和公共政策学会注意到最近颁布的《妇女保护法》取消了许多胡度法；虽然认为改革尚不充分，但仍视之为巴基斯坦向前迈进的重大一步。⁹⁴ 大赦国际欢迎说，2007年期间，高级司法机构、巴基斯坦四个省级高等法院和国家最高法院越来越多地摆脱了对行政当局的传统从属地位，在好几个问题上采取了人权的立场。特别是，它们积极地处理了数百宗人身保护申诉，使数百失踪者的亲属有希望找到失踪者。⁹⁵

四、国家重要优先事项、举措和承诺

无

五、能力建设与技术援助

无

注

¹ The stakeholders listed below have contributed information for this summary; the full texts of all original submissions are available at: www.ohchr.org. (One asterisk denotes 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 consultative status wit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Two asterisks denote a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 with “A” status).

Civil Society

ACHR	Asi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New Delhi, India.
AI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ASI	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ALRC	Asian Legal Resource Centre*, Hong Kong, China. BFRLThe Becket Fund for Religious Liberty, Washington, D.C., USA.
CSW	Christian Solidarity Worldwide, New Malden, United Kingdom.
CHRI	Commonwealth Human Rights Initiative*, New Delhi, India.
FIDH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Geneva, Switzerland.
GIECP	Global Initiative to End All Corporal Punishment of Children, London, United Kingdom.
HRF	Human Rights First*, New York, NY, USA.
HRW	Human Rights Watch*, New York, NY, USA.
IGLHRC	Inter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New York, NY, USA.
ILGA	International Lesbian and Gay Association, ILGA-Europe*, Inter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RC International, joint submission, Brussels, Belgium.
IRPP	Institute on Religion and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 D.C., USA.
ICJ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Geneva, Switzerland.
IDMC	Internatio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 of the 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 Geneva, Switzerland.
JKCHR	Jammu and Kashmir Council for Human Rights, London, United Kingdom.
JS1	Joint submission (1) of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Justice and Peace, Democratic Commission for Human Development, Supreme Court Bar Association of Pakistan, Aurat Foundation, Pakistan Federal Union Of Journalists, Lok Sangat, Pakistan Forum for Social Democracy, Strengthening Participatory Organization, Lahore, Pakistan.
JS2	Joint submission (2) of Thardeep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me, Pakistan Institute of Labou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Dalit Solidarity Network, Mithi, Pakistan.
UNPO	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 The Hague, Netherlands.

² Asi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New Delhi, India, p. 6.

³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Geneva, Switzerland, p. 1.

⁴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p. 1. See also Human Rights Watch, New York, NY, USA, pp. 1-2; Asian Legal Resource Centre, Hong Kong, China, pp. 3-4.

⁵ Joint submission (1), Lahore, Pakistan, p. 5.

⁶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p. 3. See also Commonwealth Human Rights Initiative, New Delhi, India, pp. 4-5.

⁷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Geneva, Switzerland, p. 1. See also Commonwealth Human Rights Initiative, New Delhi, India, pp. 4-5.

⁸ Commonwealth Human Rights Initiative, New Delhi, India, pp. 4-5.

⁹ Joint submission (1), Lahore, Pakistan, pp. 9-10.

¹⁰ Human Rights Watch, New York, NY, USA, pp. 5-6. See also Joint submission (1), Lahore, Pakistan, p. 2.

¹¹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p. 2.

¹² Human Rights Watch, New York, NY, USA, p. 5. See also Asi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New Delhi, India, p. 3.

- ¹³ 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 The Hague, Netherlands, p. 2.
- ¹⁴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Geneva, Switzerland, pp. 4-5.
- ¹⁵ Joint submission (2), Mithi, Pakistan, pp. 3-4.
- ¹⁶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Geneva, Switzerland, p. 5. See also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p. 3.
- ¹⁷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p. 3.
- ¹⁸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Geneva, Switzerland, p. 5.
- ¹⁹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p. 6.
- ²⁰ Asi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New Delhi, India, p. 2.
- ²¹ Internatio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 of the 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 Geneva, Switzerland, pp. 2-3. See also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p. 4; Commonwealth Human Rights Initiative, New Delhi, India, p. 3;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Geneva, Switzerland, pp. 1-2.
- ²² Asian Legal Resource Centre, Hong Kong, China, pp. 2-3.
- ²³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Geneva, Switzerland, pp. 2-3.
- ²⁴ Joint submission (1), Lahore, Pakistan, p. 6. See also Asian Legal Resource Centre, Hong Kong, China, pp. 2-3.
- ²⁵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pp. 4-5.
- ²⁶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Geneva, Switzerland, pp. 2-3.
- ²⁷ Asian Legal Resource Centre, Hong Kong, China, p. 2. See also Asi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New Delhi, India, p. 2;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Geneva, Switzerland, p. 3.
- ²⁸ Asian Legal Resource Centre, Hong Kong, China, p. 2.
- ²⁹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p. 6.
- ³⁰ Human Rights Watch, New York, NY, USA, p. 5.
- ³¹ Human Rights Watch, New York, NY, USA, p. 5. See also Asi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New Delhi, India, p. 3.
- ³²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p. 3; see also Global Initiative to End All Corporal Punishment of Children, London, United Kingdom, p. 2.
- ³³ Global Initiative to End All Corporal Punishment of Children, London, United Kingdom, p. 2.
- ³⁴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p. 4.
- ³⁵ Asi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New Delhi, India, p. 2, see also for information on individual cases. See also Asian Legal Resource Centre, Hong Kong, China, p. 3.
- ³⁶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p. 4.
- ³⁷ Joint submission (1), Lahore, Pakistan, p. 3.
- ³⁸ Human Rights Watch, New York, NY, USA, pp. 6-7.

- ³⁹ Asi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New Delhi, India, p. 3.
- ⁴⁰ 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 The Hague, Netherlands, p. 1.
- ⁴¹ 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p. 1.
- ⁴² Asi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New Delhi, India, p. 5. See also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Geneva, Switzerland, p. 2;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Geneva, Switzerland, pp. 3-4.
- ⁴³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p. 5.
- ⁴⁴ Joint submission (1), Lahore, Pakistan, p. 3.
- ⁴⁵ Asian Legal Resource Centre, Hong Kong, China, p. 3.
- ⁴⁶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Geneva, Switzerland, pp. 3-4.
- ⁴⁷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pp. 2, 4. See also Asi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New Delhi, India, p. 5; Asian Legal Resource Centre, Hong Kong, China, p. 3; Human Rights Watch, New York, NY, USA, p. 1; Human Rights First, New York, NY, USA, p. 1; Jammu and Kashmir Council for Human Rights, London, United Kingdom, p. 1.
- ⁴⁸ Commonwealth Human Rights Initiative, New Delhi, India, p. 2.
- ⁴⁹ Asian Legal Resource Centre, Hong Kong, China, p. 3. See also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Geneva, Switzerland, pp. 3-4.
- ⁵⁰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p. 6.
- ⁵¹ Human Rights First, New York, NY, USA, p. 1.
- ⁵²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pp. 3, 5. See also 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 The Hague, Netherlands, p. 2; Christian Solidarity Worldwide, New Malden, United Kingdom, p. 5.
- ⁵³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p. 5.
- ⁵⁴ Human Rights Watch, New York, NY, USA, pp. 6-7.
- ⁵⁵ Asi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New Delhi, India, p. 1. See also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p. 2; Commonwealth Human Rights Initiative, New Delhi, India, p. 3.
- ⁵⁶ Human Rights Watch, New York, NY, USA, p. 2.
- ⁵⁷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p. 2.
- ⁵⁸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p. 2.
- ⁵⁹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Geneva, Switzerland, p. 4.
- ⁶⁰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p. 4. See also Joint submission (1), Lahore, Pakistan, pp. 7-8.
- ⁶¹ International Lesbian and Gay Association, joint submission, Brussels, Belgium, p. 1. See also Inter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New York, NY, USA, p. 1.
- ⁶² The Becket Fund for Religious Liberty, Washington, D.C., USA, p. 1.

- ⁶³ Institute on Religion and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 D.C., USA, pp. 1, 4.
- ⁶⁴ Christian Solidarity Worldwide, New Malden, United Kingdom, p. 5.
- ⁶⁵ The Becket Fund for Religious Liberty, Washington, D.C., USA, p. 4. See also Institute on Religion and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 D.C., USA, p. 3.
- ⁶⁶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pp. 5-6. See also Institute on Religion and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 D.C., USA, p. 1-2; Christian Solidarity Worldwide, New Malden, United Kingdom, p. 3;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Geneva, Switzerland, p. 3.
- ⁶⁷ Christian Solidarity Worldwide, New Malden, United Kingdom, p. 4.
- ⁶⁸ Christian Solidarity Worldwide, New Malden, United Kingdom, pp. 2-3.
- ⁶⁹ Asi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New Delhi, India, p. 6. See also Human Rights Watch, New York, NY, USA, p. 2, see also for information on individual cases.
- ⁷⁰ Human Rights Watch, New York, NY, USA, pp. 3, 4.
- ⁷¹ Human Rights Watch, New York, NY, USA, pp. 6-7.
- ⁷² Asian Legal Resource Centre, Hong Kong, China, p. 5. See also Commonwealth Human Rights Initiative, New Delhi, India, p. 3;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Geneva, Switzerland, p. 4; Joint submission (1), Lahore, Pakistan, p. 7, also for information on individual cases.
- ⁷³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Geneva, Switzerland, p. 4. See also Human Rights Watch, New York, NY, USA, p. 4;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p. 6.
- ⁷⁴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p. 5.
- ⁷⁵ Asi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New Delhi, India, p. 5.
- ⁷⁶ Institute on Religion and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 D.C., USA, p. 3. See also Joint submission (1), Lahore, Pakistan, p. 3.
- ⁷⁷ Asi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New Delhi, India, pp. 3-4.
- ⁷⁸ AS, p. 4.
- ⁷⁹ Joint submission (1), Lahore, Pakistan, pp. 8-9.
- ⁸⁰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pp. 5-6.
- ⁸¹ Asi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New Delhi, India, pp. 3-4.
- ⁸² 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 The Hague, Netherlands, p. 1.
- ⁸³ Internatio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 of the 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 Geneva, Switzerland, p. 1.
- ⁸⁴ Internatio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 of the 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 Geneva, Switzerland, pp. 2-3.
- ⁸⁵ Internatio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 of the 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 Geneva, Switzerland, p. 5.
- ⁸⁶ Internatio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 of the 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 Geneva, Switzerland, p. 6.

⁸⁷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pp. 4-5. See also Human Rights Watch, New York, NY, USA, p. 4;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Geneva, Switzerland, pp. 2-3.

⁸⁸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pp. 4-5.

⁸⁹ Human Rights Watch, New York, NY, USA, pp. 4-5. See also Asian Legal Resource Centre, Hong Kong, China, p. 3;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Geneva, Switzerland, pp. 2-3.

⁹⁰ Asian Legal Resource Centre, Hong Kong, China, p. 3. See also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pp. 4-5.

⁹¹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p. 2. See also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Geneva, Switzerland, p. 4.

⁹²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Geneva, Switzerland, p. 4.

⁹³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Geneva, Switzerland, p. 5.

⁹⁴ Institute on Religion and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 D.C., USA, p. 5.

⁹⁵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p. 2.

-- -- -- -- --